



· 愿一世长情，愿我们一辈子都不要彼此还清 ·



傅靳然
我没有一天忘记过你



余生 — Spend this life with you — 终是你

她这一生，最好的梦、最悲的痛，都是他给的
—— 希望在生命的尽头，最后的陪伴，也是他给的

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 LTD.

余生 — Spend this life with you — 终是你

夏栀
作品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余生终是你 / 夏栀著. -- 南京 :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, 2018.6

ISBN 978-7-5594-1739-8

I. ①余… II. ①夏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8) 第 050778 号

书 名	余生终是你
作 者	夏 栀
出版 统 筹	黄小初 邹立勋
选题 策 划	吴小波
责任编辑	胡小河 姚 丽
文字 编 辑	肖 童
责任 监 制	刘 巍 江伟明
出版 发 行	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出版社地址	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, 邮编: 210009
出版社网址	http://www.jswenyi.com
印 刷	湖南关山美印有限公司
开 本	880mm×1230mm 1/32
字 数	210 千字
印 张	9.5
版 次	2018 年 6 月第 1 版, 201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标准书号	ISBN 978-7-5594-1739-8
定 价	34.80 元

(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



CONTENTS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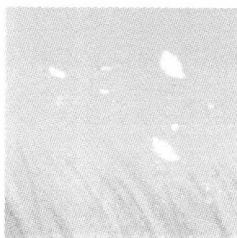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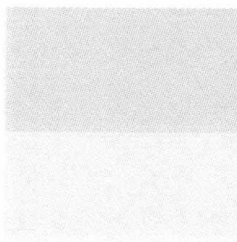
目录

第一章

001 你是我的宿命

第二章

018 最好的梦与最悲的痛



第三章

043 带我走，或者留下来

第四章

065 仿若明月，又仿若尖刀

第五章

094 遥遥相望

第六章

123 执子之手，生死与共



CONTENTS

目录

第七章

147 不能没有你

第八章

173 你我之间没有离别

第九章

195 是重逢，也是别离

第十章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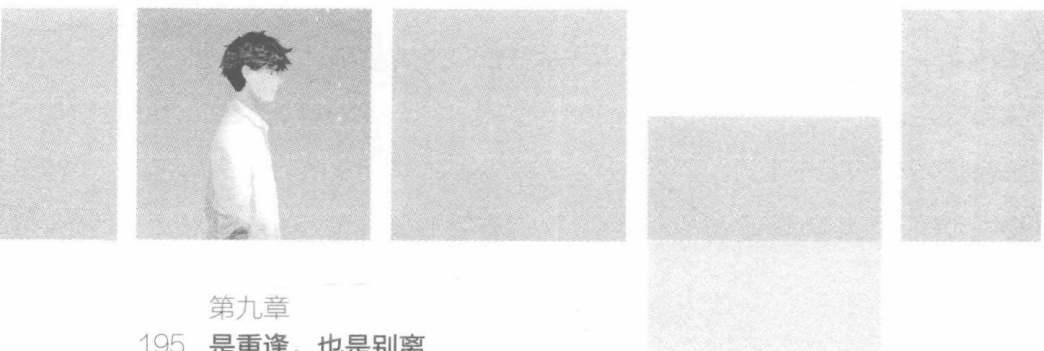
223 爱到深处，皆无言

第十一章

249 欠你一世长情

第十二章

277 系我一生心



第一章
你是我的宿命





天空划过一道明光，紧跟着不远处传来“砰”的巨响，地面随之猛烈震动。

东边又开火了。

地上或坐或躺的难民，只是抬头看了一眼，没有任何反应。他们已经习惯这样的声音，这样的场面。

流血、饥饿、杀戮，是目前萨塔动荡地区的全部。

麻木是人们瞳孔的颜色，食物是他们唯一的冲动。

乔雯也习惯了，她来到萨塔已经三个月，作为一名战地记者，穿梭在战火中采访报道，头上划过的炮弹随时都有可能落在脚边，把带她去阎王殿报到。在这里，生命是轻于鸿毛的。

更多的时候她是红十字救助队的一员，帮受伤的人包扎伤口，减轻他们的痛楚，还把自己的口粮拿出一点来喂给饥饿的孩子。比如，现在——

一个五六岁大的孩子半睁着如墨的眼睛，躺在母亲的怀里，因为太饿没有力气动弹，连呼吸都变得缓慢，而他握拳的小手，手指也跟火柴棍似的。

乔雯蹙眉，把口袋里压扁的耶素拿出来递给这位母亲。母亲的眼底闪过一丝亮光后深深地望向她，微微张嘴，没有声音。

乔雯摇头，她知道她要说什么，可对于每一声感谢，她都从心底觉得自己受之有愧。

早就瘦得皮包骨的母亲小心翼翼地把干粮撕成片喂到孩子嘴

边，乔雯叹了一口气，收回目光，转身回到帐篷去拿纱布和绷带了。

露易丝和乔雯一样是战地记者，但和乔雯不同，她来这里不是自愿的，而是无意间得罪了人，被上司指派到这里来的。

此时她正躲在帐篷里拿着手机来回踱步，满脸焦虑。她来这里也有三个月了，可一点也没习惯，和刚来这里时一样怕得要死。最开始出去跑任务时被炮火吓得哭着回来，晚上惊恐地睡不着觉，发了疯一样地想办法要回去。

现在她依然没有放弃，下了任务就躲在帐篷里各种托关系，等电话，恨不得下一秒就能飞回国去。

看到乔雯进来，露易丝也只是瞅了一眼，然后继续盯着手里的手机。

乔雯补充完医药箱，喝口水准备出去，露易丝喊住她：“昨天中弹的韩国记者，今天死了。”

乔雯抬头，脑海里闪过昨天那个韩国男记者中弹的情形：当时他正在刚被敌军袭击过的民宅前做报道，突遭敌军折返袭击，尽管有同盟军留下的战士保护，但还是不幸右腹中弹，送回来时已经昏迷。

没想到还是没能救回。

见乔雯面色平静地垂眸，露易丝诧异又恼火：“乔雯，你真不怕死啊？”

死？她已经死过一次了，于她而言，来到这里后才是重生。

更何况，“死”这个字眼可不是她现在才近距离接触到的。

早在四年前，或是更久以前，她的人生就是和死亡博弈的过程。记忆的缆车启动，画面滚动到巴黎和那张脸时，乔雯强迫自己拉回缥缈的思绪，回神：“你没听过中国一句老话吗？既来之则安之。”

露易丝别过脸，烦躁抚发：“没听过，我爸是英国人。”

露易丝是中英混血，从小就跟着母亲生活，讲话还有点上海口音，所以这俗语自然是听过的。不过是被乔雯给激怒了，随便拿话来应对罢了。急火过去，她神情哀伤：“我长得这么漂亮，才二十三岁，我不想把时间蹉跎在这里，也不想一不小心就死在这儿……”

都说混血儿是上帝的宠儿，露易丝确实生得一副好皮囊，身材高挑，褐色的波浪长发，一张无可挑剔的脸非常耀眼，在动荡之地简直就是危险的代名词。

如果不是来这里，她本可以活在天堂。乔雯无法反驳她抱怨的大实话，想了想说道：“生死有命，怕有什么用。”

露易丝抬头，盯着乔雯像盯着一个奇怪的物种：“乔雯，别说得你这么无所谓似的，你就没有念想吗？”

乔雯怔怔，忽然胸口像被人捶了一下的难受，她细眉下压，不想继续和露易丝对话。

她不是没有念想，而是不允许自己有。

在这里的人都知道，乔雯是这里最勇敢也是最忙碌的人。她敢于一个人抱着相机前往战火最密集的交战点，也常常背着救护药箱在受伤的人群穿梭。

她从不允许自己闲下来。

很多时候，只有忙碌，才能让人没有时间去想别的。

乔雯正试图安慰露易丝的时候，有一个士兵掀开了帐帘，他对乔雯说“有个小孩在外面说找她”。

乔雯赶紧跟着他出去，踏出帐帘的那一刻，明亮的光线倾晃了

世界，她的眼眶莫名湿润。不知道是被念想波及，还是感伤那位韩国记者的死讯。

找乔雯的小男孩，她不认识。那孩子约莫八九岁，一双乌亮的眼睛警惕地打量周围每一个人，此时，他正蹲在地上，看到乔雯后才缓缓站起来。

乔雯用英文问他是谁，找她有什么事。小男孩不说话，只是怯生生地从破烂的衣服里掏出一封信递上。男孩的手有些脏，白色信封上沾了几处黑黑的手指印。乔雯看到正中间写着她的名字，中文字体工整漂亮。

不等乔雯问话，小男孩把信递上后就“嗖”地跑掉了。

乔雯往回走，边走边打开，里面竟是韩文。

只有两句话：

当你看到这封信时，说明我已经死了。请务必护送 A21 号的真相到塞漠港，拜托了，乔雯。

最后右下角是用阿拉伯文写的地址。

落款金文彬。

居然是那个负伤死亡的韩国男记者。

■ ■ ■ 2

看完信以后，乔雯骇然，她手指猛地攥紧，纸张在指缝间皱褶。乔雯意识到这是一封很重要的信，可是她不明白，金文彬为什么会写信给她。

除了有一次她和他一起出任务遇到流弹空袭时，她本能把他扑

倒，免于受伤，除此之外他们两人并无过多接触。

太阳渐渐西移，换防的战士来回踏步的声音充斥周围，乔雯内心汹涌，但表面依旧保持平静，她把信折叠好放回信封，塞进口袋，转身间看到阿罕麦德首领。

乔雯快步上前：“阿罕麦德上校，我想去看看金文彬记者。”

阿罕麦德说：“不，你见不到他了，我们已经开车送他的尸体去火葬场了。”

话音刚落，乔雯听到十点钟方向驻地外卡车开远的声音。

她心下一紧，快步追去，推开门口刚从摩托车上下来的士兵，利落跨步上车并拉下油门，一个箭步飞出，将士兵骂咧的叫喊声甩在身后。

乔雯追逐卡车飞溅起的尘土，胸膛像在漏风。

她不停回想金文彬信上没有逻辑关系的两句话，以及刚才阿罕麦德如此着急要火化一个外国记者尸身的安排，一个可怕的念头涌过心头：难道金文彬的死不是意外，而是和 A21 号的真相有关？

他们现在扎营在萨塔郊外三公里处，执政党管辖，与玛格党交火。五个月前，萨塔执政党的政府大楼遭到空袭，当晚一个村落被屠杀烧毁，那里实则是执政党一处秘密的军火库。战火一触即发，被称为“A21 号事件”。

舆论纷纷一边倒，谴责玛格党单方面挑起战争，屠杀百姓，支持执政党。

乔雯的思绪十分混乱，她知道，在见到金文彬之前，一切都只是猜测。

就在她和前边的卡车距离拉近时，忽然有子弹从左侧飞来。乔

雯俯身躲闪，赶紧将摩托骑到右侧，就这样看到子弹是从前面迎面开来的卡车里射出来的。

看车头插的旗，是敌军玛格党。

对方火力十分猛，一阵扫射逼得卡车无法前行，运送金文彬尸身去火葬场的只有两个士兵，虽然也做出了回击，但两个士兵的火力不堪一击。

乔雯借助卡车的庇护左躲右闪着，保证自己不被射击到。很快她听到“咣”的一声闷响，车身剧烈地摇晃。

乔雯皱眉，卡车的车胎被打爆了。

这里还是执政党的兵力范围，闹出这么大的动静，他们的人一定很快会赶来，玛格党这样明目张胆地跑过来，不知是什么目的。

乔雯顾不得多想，她贴近卡车尾部，拿出一颗放在摩托车袋里的小型爆炸器，一跃而起抓住后车门，身体贴紧车身，随后将爆炸器安在车门把手上爆破。车门被爆，几颗子弹迅速飞出，乔雯听到里面士兵换弹夹的声音，趁着这几秒的间隙，前滚翻入车厢。没等士兵看到她的身影，她飞快出手将两个人的脖子拧断。

尽管两个士兵连自己死在谁的手里都没看清，但乔雯很清楚自己的动作生疏不少。她挥手将两个士兵的眼睛合上，不停地对自己说，这一切只是自卫需要，和以前无关。

她现在是战地记者乔雯，以后也是。

乔雯迅速撩开盖在金文彬身上的白布，被面前的这一幕给硬生生地扯下了最后一丝侥幸。

金文彬的脸上、手臂上有侦讯过的痕迹，他果然不是死于腹部中弹。

有人想从他嘴里套出守着的秘密，而这个秘密，估计就是他交代在信里的内容了。

玛格党有人从车上下来，乔雯往车外看，不远处执政党的增援也往这里赶来了。现在逃出去已经不可能了。

乔雯干脆把白布盖上，在玛格党的人过来之前，翻身借助臂力跑到车底。

紧追而来的执政党一边追赶一边发射子弹，地上的石子和尘土飞溅而起，玛格党车速加快，乔雯不知道自己要被带往何处。就在她思考没多久的时候，突然来了一个急刹车，乔雯被惯性甩出车底，顺着一旁的倾斜山坡滚下。

天空和地面在一秒之间，颠倒数次。

跌到地面后，乔雯吃力地睁开眼睛，身子一时动弹不得，她环顾四周，发现自己滚到了半山腰的位置，下面是茂密的荆棘和更深的坡地。

她休息一会儿后爬起来，忽然想到什么，赶紧去翻口袋：幸好，信还在。

萨塔的夜晚说黑就黑，待乔雯爬回到公路上，星星和月亮都已经出来了。

她得尽快回到营地去。乔雯往回走，脚步匆匆。

沉重的夜色和受伤后的疲惫感一点一点袭来，四周连一只鸟都不曾飞过，更别提是否有人。脚下的路显得格外冗长，看不到一点光的前方像魑魅魍魉等在那儿，乔雯越发觉得不安。

这时身后传来汽车的声音，乔雯警惕回头。

不是军用卡车，而是一辆普通的黑色皮卡。

战火纷飞的地方，深夜僻静的公路，独自行走的女人容易成为被攻击的目标。

乔雯蹲地捡起一块石头握在手里，低着头继续走，用余光留意着皮卡。车越来越近，可是却没有停下的意思，最后和她擦身而过。

看着远去的皮卡车，乔雯整个人像被抽走了灵魂停在了原地，石头的棱角似要嵌进她紧握的手掌里，那痛感像是在提醒自己，要保持随时清醒。

猛然而至的紧张过后，她渐渐回过神来：为什么突然会有如此强烈的熟悉感？

其实夜色里的粗略一瞥，她连对方的轮廓都没看清楚。可为什么，她脑海里却出现了一个久违的人影。

或许，她下意识地还在想他，希望有一天还能再见到他。

乔雯失神一笑，想着：不过是因为紧张产生的错觉罢了，还是继续赶路吧……

乔雯回到营地的时候已经是后半夜，阿罕麦德正在门口来回踱步，不知道是不是在等她。

乔雯走过去，解释回来这么晚的原因，说是玛格党来犯，引得执政党与其动火，她躲到一旁不小心滚下山坡晕了过去，其他一概不知。

阿罕麦德看了看乔雯，没说什么，只是让她回去休息。

乔雯回到自己帐内，露易丝从床上跳下来，瞪大眼睛打量她：“你，你跑去哪儿了？现在才回来！呀，你衣服都破了！”

乔雯的脸、四肢都有不同程度的划伤，是滚下山坡时弄的，她假装无谓地摆了摆手，“出去了一下，不小心滚下山。没事。”

“我听到外面打起来了，阿罕麦德说你跑出去了。我以为你也死了呢。”露易丝眼眶一红，咬牙忍住。

乔雯愣了愣，扯嘴角自嘲：“我命硬，没那么容易挂掉的。”她走到一旁拿起脸盆打水，简单梳洗后，换掉衣服就躺上床了。

关灯后，乔雯内心的汹涌无法随着夜色平静下来。

她在犹豫，要不要去金文彬给的地址。所谓“A21号事件”的真相，是东西，还是人？

想到金文彬受刑后的尸身，乔雯懊恼极了，她真想让他活过来好让自己问一问：为什么偏偏是她？为什么偏偏选择了那么努力想要甩掉过去的她！

突然隔壁床的露易丝开口说话：“你为什么当战地记者？”

乔雯侧头：“你怎么还没睡。”

“你不也没睡嘛。”露易丝双手枕到脑后，等待乔雯的回答。

这个问题很简单，战地记者可以全世界到处走，并且还能很好地掩饰身份，十分适合她保命和重新开始的需要。乔雯重新看向帐顶“因为我想要冒险。”

露易丝冷笑两声，不置可否地转过身，声音却哽咽了：“乔雯，我回不去了。”

乔雯才反应过来她说的回不去，是指心心念念的上海。

“下午你猜领导怎么劝我的？他说我虽然没选择这里，但这里却选择了我。全都是狗屁话，和你的什么既来之则安之一样的狗屁……”露易丝自顾自地吐苦水，泪湿枕头，丝毫没注意到乔雯听到这一句话时，脸上一闪即逝的哀伤。

第二天一早，乔雯的床铺已经没有了人影。

露易丝发现一张纸条，是写给她的：露易丝，谢谢你。

谢谢你告诉我，有些事我们无法选择，还要欣然地接受。

因为，这是宿命。

■ □ ■ 3

金文彬给的地址，很难找。

因为战乱的关系，站牌、门牌号残缺不齐，乔雯穿过临时搭建的菜市场，进入集中的居民区。不封顶的房子之间缝隙很小，路道蜿蜒冗长，不时看到一些年轻的男人三三两两地或靠墙而站，或蹲在路边，迷茫和懒散从他们的眼底溢出来。

大概找了二十分钟，乔雯踩上台阶，驻足在一扇红色铁门外，应该就是这里了。

敲门，没有人来开。

乔雯耳朵贴门，听到里面隐约有声音。她从包里拿出便利贴，用阿拉伯文写下她是金文彬派来的，然后塞进门缝。就在这时，里面忽然传来一阵短促而惊恐的尖叫，乔雯连忙敲门呼喊，可依旧没人应门。她停下了动作，忽然想到什么，然后沿着一旁跑到房子后面，果然看到后院铁门被撬开了。

在后院停着的车，是昨晚公路上擦身而过的皮卡。此时，一个戴帽子的黑衣男人肩上扛着一个人，正快步走向皮卡。

直觉告诉乔雯，黑衣男人肩上的这个人，就是金文彬用性命守护的 A21 号真相。